An Analysis of Comparison of Negative List between China and America

Yan Meng^{1, 2, a}, and Han He^{1, b*}

(¹Rongzhi College of Chongq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20;

²Post-doctoral Programme of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00)

^a343009741@qq.com; ^b923211211@qq.com

*The corresponding author

Abstract. Investment negative list is one of key factors for new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rules. This paper will mainly introduction the definition of the negative list and explain that ho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manage the negative list and what kind of basic modes are applied to implement the management. With China and America as representatives, therefore, this paper will introduce and analyze how America manage negative list in form, contents, evolution as well as correlation and differences. And based on the practice of negative list management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foreign investment of China's FTZ, compare negative lists of China and America to help China better improve its negative list management system.

Keywords: Negative list; International rules; Free trade zone

浅析中美负面清单的比较

孟妍^{1, 2, a}, 贺晗^{1, b *}

(1.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重庆市401320; 2.西南政法大学博士后工作站, 重庆市 400000; *通讯作者)

摘要: 投资负面清单是当前新一轮国际规则重构的重要表现之一, 本文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了负面清单的含义及世界各国是如何管理负面清单, 具体是通过哪些基本的模式实施的, 在世界各国中美国市最具有代表性的, 本文将会介绍和分析美国市如何管理负面清单的, 从形式、内容和演变, 以及具有的关联性和差异性, 同时还结合了中国自由贸易区在对外商投资的过程中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是如何实践, 对比中国和美国负面清单, 中国在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上更好的完善制度。

关键词: 负面清单; 国际规则; 自由贸易区

中图分类号: F75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目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均针对外商投资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 少有在国内市场推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尝试。我国将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从外资引入内资市场准入领域, 是市场准入制度的重大突破。

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是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 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 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负面清单一词出现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所列的9项主要任务和措施中, “探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位列第三, 排名仅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扩大服务业开放”之后。

1.1 负面清单含义

负面清单面清单(Negative List), 相当于投资领域的“黑名单”, 列明了企业不能投资的领域和产业。学术上的说法是, 凡是针对外资的与国民待遇、最惠国待遇不符的管理措施, 或业绩要求、高管要求等方面的管理限制措施, 均以清单方式列明。具体所指的是法律法规禁止的事项, 对于法律上没有明确禁

止的事项，都是属于法律允许的事项。¹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对于国家安全、产业保护等因素的考虑，签约方通常要为投资自由化设置保留区，保留区的设置有两种模式：一是允许外资进入的行业，其他行业不允许外资进入，即正面清单模式，其二是列出禁止及限制外资进入行业，列出行业外，其他行业均不允许外资进入或经营活动做出的限制，及是负面清单模式。最常见的包括双边投资协议和自由贸易区中协定中的投资条款，与正面清单模式相比，负面清单模式代表了更高层次的投资的自由化，也是更具有“私法自治”是指民法上的私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自己的生活。这种模式采用，会对于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扩大市场主体的准入自由、减少政府管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签订的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最早出现负面清单的是美国，但是在没有大量的实践中采用，而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慢慢发展起来的。从 1982 年与巴拿马签订了第一个 BIT 开始，在以后美国所签署的 BIT 所采用的基本上全是负面清单模式，到目前为止已经签署了 47 个。美国为此还专门制定范本，作为以后谈判的时采用。初了美国之外，加拿大、日本和秘鲁等国国家也采取了负面清单的模式，美国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后，加拿大在 1994 年与乌克签署的 BIT 开始，在大多数 BIT 中采用了负面清单模式。在 1994 年以后加拿大签署的总数的在四分之三左右，仅有中国在内的少数国家在与加拿大的 BIT 中未采用负面清单模式。日本采用的负面清单模式模式则是从 2003 年与韩国开始，目前只有 6 个 BIT 采用了负面清单的模式。秘鲁是从 2007 年与加拿大开始的。从目前来看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的 BIT 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还是有限的。

与 BIT 不同，近年来看，FTA 的协议在开始采用负面清单的模式。最早在 1993 年采用的负面清单的是 1993 年的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去协议，也是在签订的十年之后美国才大规模的签署 FTA 协议并采用负面清单的模式，在把 BIT 和 FTA 协议的签约双方汇总，目前采用负面清单的国家模式已经超过了 100 个。在这些国家中，美国无疑是最早和最多采用负面清单的模式，从负面清单最早提出的形式上看，美国经历的变化也是最多的，其发展和变化对其他国家的负面清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作为负面清单的制度最为成熟、完善的国家，也引领全球负面清单的发展和演变，所以美国负面清单也是最有代表性，也是历年来许多学者在研究的时候把美国作为例，来介绍分析外商投资管理的负面清单制度。

1.2 美国的 BIT 和 FTA 协议及采用的负面清单模式情况

截止 2015 年 1 月，美国签署了 47 个 BIT，其中与海地、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未实施，与玻利维亚签署的 BIT 已终止。从上述看 BIT 和 FTA 协议共涉及了 67 个签约对方，签约对方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域分布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如表一。

表 1 美国 BIT 和 FTA 协议签约对象的比较

分类	BIT		FTA	
	签约数	签约方	签约数	签约方
发展程度	发达国家	9 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	3	加拿大，以色列，澳大利亚
	发展中国家	28 巴拿马，海地，厄瓜多尔，尼加拉瓜，玻利维亚，乌拉圭，土耳其，孟加拉国，埃及，斯里兰卡，蒙古，约旦，巴林，刚果共和国，牙买加，卢旺达	17	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智利，巴林，韩国，新加坡，约旦，阿曼，摩洛哥
	转型国家	10 白俄罗斯，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阿塞拜疆，阿尔巴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	0	

表 2 美地域 BIT 和 FTA 协议签约对象的比较

分类	BIT		FTA	
	签约数	签约方	签约数	签约方
地 域 分 布	美洲	11 巴拿马, 海地, 格林纳达, 厄瓜多尔特 立尼达和多巴哥, 洪都拉斯, 尼加拉瓜, 玻利维亚, 乌拉圭	12	巴拿马, 哥斯达黎加, 多米 尼加, 萨尔瓦多, 哥伦比亚, 墨西哥, 加拿大, 秘鲁, 智 利, 洪都拉斯, 危地马拉
	亚洲	11 土耳其, 孟加拉国, 埃及, 斯里兰卡, 蒙古, 哈萨克斯坦, 亚美尼亚, 格鲁尼 亚, 蒙古, 约旦, 巴林, 巴林	7	韩国, 新加坡, 以色列, 约 旦, 澳大利亚, 韩国, 阿曼
	欧洲	16 捷克, 斯洛伐克, 罗马尼亚, 俄罗斯, 保加利亚, 波兰, 摩尔多瓦, 白俄罗斯, 乌克兰, 爱沙尼亚, 阿尔巴尼亚, 克罗 地亚, 阿塞拜疆, 立陶宛	0	
转 型 国 家	非洲	16 塞内加尔, 刚果共和国, 摩洛哥, 喀麦 隆, 刚果, 突尼斯, 牙买加, 卢旺达, 莫桑比克	1	摩洛哥

由表可见, 美国 BIT 的签约对方为发展中国家, 且经济规模相对较小, 其地域分布集中在东欧、中亚和东南亚、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 其中东欧国家又大多数为转型国家。在上述国家投资风险政治风险普遍较高。相比而言, 美国 FTA 协议的签约对方中, 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更高, 其中韩国和新加坡虽然属于发展中国家, 但人均收入和工业文化程度很高, 从地域分布上看, 美洲国家有 12 个, 占 FTA 协议签约方总数 60%。亚洲签约方中, 大多数是与美国有着良好的政治关系。美国 BIT 和 FTA 协议签约方差异说明, 美国签署两类协议具有明显不同的利益诉求。签署 BIT 目的主要保护本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利益, 而 FTA 协议则具有更广泛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

2 中国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践与对策

2.1 中国负面清单实践与中美 BIT 负面清单谈判

2013 年 8 月,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批准建立, 外商投资准入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成为上海自贸区关键内容。中国外商投资管理开启了负面清单时代, 在 2013 年第一版负面清单采用了“保留行业+特别管理措施”的结构, 共有 190 条特别管理措施, 禁止字样有 38 条, 限制字样 74 条, 其余 78 条设计外商股权限制、合资限制及其他、通过对比可以发现, 负面清单 2013 面版与《指导目录 2011 版》的限制类和禁止类基本一致, 还增加了 300 多条新的特别管理措施。

2014 年 6 月上海市政府还进一步修订了颁布了《实验区负面清单 2014 版》, 与 2013 年版相比, 2014 年版负面清单共有可以改进, 第一投资口径的拓展, 主要表现为从仅覆盖外商投资的企业设立改变为变更, 第二特别管理措施结构发生改变, 由原来的“保留行业+特别管理措施”转变为“特别管理措施+保留行业”, 第三, 特别管理措施数量的减小和开放度的提高, 主要表现为特别管理措施减少 139 条, 有 19 条

特别管理措施进一步放宽开放程度，第四特别管理措施的内容更加清晰，表现为无具体限制条件的特别管理措施步骤简洁从原来 55 条减到 25 条。

2015 年 4 月，天津、广州和福建三地的自由贸易的自由贸易区实验区成立。三个新区设立自由贸易区与上海自贸区采用统一的负面清单，在负面清单中共列出 15 个行业、50 个子行业和 122 项特别管理措施。与 2014 年负面清单相比，特别管理措施数量进一步减少，中国加快了向外商投资管理负面清单模式的步伐。2015 年 10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意见》，指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按照先行先试，逐步开展的原则，从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部分地区施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从 2018 年起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自此，中国全面实施外商投资管理负面清单制度有了具体执行时间。

在中国试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同时，中国和美国双边投资协定从 2013 年也是进入谈判中，对已经实施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模式达成共识。中国和美国将是第一个采取双边负面清单模式，从清单的内容上看，体现出了中国在之中美谈判 BIT 中所提出负面清单基本意向。中美 BIT 是一个双边国际协定，一旦双方签署，通常会在中国的地区内所实行并且适用。中美签署后，中方负面清单限制范围要小于现在的负面清单，也需要缩小限制范围。不然，自由贸易区实验将会失去政策试验的价值。所以中国在和美国谈判的时候也表达最后的底线。也是经过一轮又一轮辛苦的谈判后，所以对先行的负面清单改进，最终达成了共识。具体谈判过程详细的内容并未公开。在现有内容上我们将对中国自由贸易区和美国 BIT 签约双方的负面清单进行深入比较，希望能为中国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建设提出建议与对策。

2.2 中国负面清单与美国负面清单的比较

2.2.1 中国负面清单与美方负面清单的比较

在 2015 年出台的中国自由贸易实验区统一负面清单中，共列出 15 个行业、50 个子行业和 122 项特别管理措施。在这 15 个行业中，美国 BIT 中中美方负面清单在该领域不存在对应的行业项目有 6 个，包括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美方负面清单在对应项目行业有 9 个，包括：农业、林业、牧业、渔业、采矿业、电力、热力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行业、金融业务、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在存在对应项目上述 9 个行业中，对统一负面清单行业与美国负面清单进行了对应比较，对于早期美国负面清单与现行负面清单中，土地与自然资源使用、道路运输、铁路运输、邮政运输、互联网和相关服务、期货公司、法律业务、航空航天业，这些现在项目中和早期负面清单对应的项目并没有更改，还是保持早期 BIT 负面清单执行。

2.2.2 中国负面清单与美国签约对方负面清单的比较

美国与俄罗斯的 BIT 签约双方没有列出负面清单，在美国与突尼斯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也没有列出负面清单。美国的 47 个 BIT 签约对方中共有 44 个国家列出负面清单。依据统一负面清单列出 50 个子行业进行分类，在不同行业中，美国 BIT 签约对方在负面清单中列出 50 个子行业，主要集中在采矿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其中还包括水上运输和航空运输，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信息输送，信息技术服务业。文化体育业、广播电视制作经营及金融业、制造业、批发零售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会计业务、法律服务、专业技术服务业，从这些行业上看，难度最大的是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在美国 BIT 签约双方负面清单中没有任何一个项目与该行业有限制内容对应，对于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信息输送，信息技术服务业大量项目设计这些行业，因此谈判难度相对小些。

总之，与美国签署负面清单相比，中国统一负面清单管理措施郭宇复杂，透明度低、可操作性不强，许多负面清单的行业与国际也没接轨，在禁止和授权之间还存在很大空间和调整。且从法律性质上看，美国的负面清单是缔约方的国家公约，自由贸易区实行负面清单是我国主动开放的政策文件，从这个意义上看，自贸区负面清单还有很多限制和局限性不具备完全的法律地位，也不能在作为国际纠纷中的司法裁决依据。但是两者之间又具有紧密联动性，在这方面中国还要完善很多的制度。

3 完善中国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政策建议

在负面清单的地位重，美国处于绝对的领先地位，负面清单的模式最早也是由美国提出的，谁最先制定了规则谁就在处于领先地位。中国自由贸易区负面清单是主动开放的政策，其性质是一项单边性质管理措施，而美国的负面清单则是缔约方之间国际公约，两者显然不在一个级别上，作为后发展的国家，中国也在其存在一定的优势，如何充分的发挥优势，可以更加更灵活选择自由化的进度。在逐步完善国内的相关法规时，中国可以预先考虑并选择国际公约和国际投资中相关的内容，去其他国家可供借鉴，将制度更加灵活有效，成本降低。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结合中美谈判的内容，针对中国的优势在对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事模式下改革并创新，如：

在国家战略层面上，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国一路带一路战略已经充分体现了中国两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差异性。与美国提出的高标准、综合性定位不同，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更加重视容纳百川。在美国主导的负面清单制度具有很高制度建设门槛，这是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对象很难达到的，但是又具备足够的规范性和功能性负面管理制度。

在战术层面上，中国负面清单的内容和结构上应有所创新，在国家战略选择和国情差异性，要多利用美国结合本国的优势借鉴适需要方法和形式。要主导建立一种更加适合于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负面管理模式，中国要有所创新，对产业政策和国有企业提出规范性的，要完善投资审查制度和监督制度成为一道防火墙，美国并未在负面清单中列出针对国防、教育、医疗等领域不符合措施。中国可以在这些方面提出符合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方式。中美 BIT 是中国走向一体化战略负面清单时代的开始，对中国日后的发展是有着长远意义。在与美方谈判的过程中，可以更多采用保留性措施。从美国对负面清单的经验上看，不符措施依据的法律、规章涉及范围很广泛，中方应该建立专门机制对不符合措施的进行全面汇总、整理评估，在总结中找到适合本国的形式。中方也可以提议在谈判协议过程，建立一个附件 1 和附件 2 转换过度期，争取在每一个时期进行中，力求平稳过度，减少成本，争取更多的时间完善目前的法律、法规，以便在未来做出更灵活的处理方式。

中国应该尽快提升外资管理制度建设水平。在自贸区负面清单为中国积累一定的经验，但这与国际协定中的负面清单中还有很大的差距，要想建立完善的负面清单管理体制，中国就要加快节奏，首先负面清单所依据的法律体系建设。中国在于美国谈判时，以美国最新的 BIT 范本为谈判基础，需要签约双方详细列出不符合措施的法律依据。所以中国要加紧完善与外商投资相关的法律依据。有法可依。这需要国内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领域专家，对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等条款进行全面梳理、归纳、补充和完善。其次是

负面清单管理的机构体系建设。在美国负面清单中，每一项不符合和措施都清楚指出与该项措施相关的管理结构和管理方式，在中国这方面是很薄弱。更重要的是美国对于外资准入审查通常又有专门委员会负责，并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加以控制。与行政部门相比，专门委员会，更具有专业知识性，其决策更为审慎和科学。因此美国负面清单管理机构设置值得中国借钱。最后，在双方负面清单中，外商投资过程中，出现了纠纷，那么要有一个中立的机构，可以做出一个中立裁定。

中国应该加快智库建设和人才培养。使政府决策、实时评估和战略性设计能够迅速、同步并协调进行。加快专业智库建设，努力培养兼具法律、贸易、产业知识的复合型的人才，努力培养具有法律、贸易和产业知识复合型人才，为中国不断完善外商投资管理制度、提高管理水平提供充足的人才资源和智力储备。

最后，通过中美双方谈判，要努力争取也要相应的退让，这既是矛盾，但是要把握重点，目前中国具体负责 BIT 谈判的机构商务部外资司法处在行政级别、行政资源、机构性都与 USTR 不符合，在谈判中，部门利益和行业利益随时会受到影响，所以美国的机构设置是值得中国借鉴的。

4 结论

对于外商来讲，更重要的是负面清单包含哪些实际内容，如果依旧是之前《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中的禁止和限制投资类别，那负面清单的价值就大大缩水。以美国为例，截止目前已经与 42 个国家和地区签订了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为基础的双边投资协定，最新一起生效的是与卢旺达的 BIT。美国在其附录里对核能、采矿、航空运输、通信、金融、保险和其他金融服务做出了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的例外，早期美国与其他地区签署的 BIT 都是按照产业大类加以说明，并未列出详细的产业中的负面清单，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与美国签订的 BIT 的国家以发展中国家为主，G20 成员国一个没有参与，消除隐性壁垒要与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同步推进，在项目核准、行政管理、公共财政、金融支持等方方面面的配套改革需要及时跟进。

参考文献：

- [1] 李晶. 中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完善[J]. 江西社会科学, 2015(01): 3-5
- [2] 张红显.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法治之维[J]. 法学评论, 2015(02): 4-5
- [3] 商舒.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J]. 法学, 2014(01): 10-12
- [4] 胡加祥. 国际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法律问题探析——兼论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J]. 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01): 13-15
- [5] 孙元欣, 吉莉, 周任远.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2013 版)及其改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4(03): 10
- [6] 杨海坤.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J]. 江淮论坛, 2014(03): 5
- [7] 王利明.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私法自治[J]. 中国法学, 2014(05): 8-10
- [8] 王中美. “负面清单”转型经验的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借鉴意义[J]. 国际经贸探索, 2014(09): 6-7
- [9] 龚柏华. “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理与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J]. 东方法学, 2013(06): 22
- [10] 龚柏华.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模式法律分析[J]. 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13(06): 25-26
- [11] 裴长洪, 郑文. 国家特定优势: 国际投资理论的补充解释[J]. 经济研究, 2011(11): 10
- [12] 徐瑞华, 杜德斌. 上海外资 R&D 中心区位研究[J]. 经济地理, 2004(05): 5
- [13] 车丕照. “市场准入”、“市场准出”与贸易权利[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04): 8
- [14] 葛顺奇, 詹晓宁. 国际投资协定: 准入和开业的控制模式与政策选择[J]. 国际经济合作, 2002(09): 10-12

References:

- [1] Li Jing. Legal Nature of Negative List in China (Shanghai) FTA and Its System Perfection [J].Jiangxi Social Sciences,2015(01):3-5
- [2] Zhang Hongxian. Law Maintenance of Management Mode in Negative Inventory [J].Law Review,2015(02):4-5
- [3] Shang Shu. Negative List of Ad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J].Legal Science Monthly,2014(01):10-12
- [4] Hu JiaXiang. Legal Problem analysis of National Treatment befo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On Negative Inventory in Shanghai FTA [J].Journal of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14(01):13-15
- [5] Sun Yuanxin, Gi Li, Zhou Renyuan. Negative List (2013) in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and Its Improvement [J].Foreign Economies & Management,2014(03):10
- [6] Yang Haikun. Interpretation and Promotion of Negative List in China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J].Jianghuai Tribune,2014(03):5
- [7] Wang Liming. Management Mode of Negative Inventory and Private Autonomy [J].China Legal Science,2014(05):8-10
- [8] Wang Zhoumei.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Negative List” Transformation Experience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hina [J].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Research,2014(09):6-7
- [9] Gong Baihua. Legal Theory of “If law is not prohibited, it can be done” and “Negative List” Mode in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J].Oriental Law,2013(06):22
- [10] Gong Baihua. Legal Analysis of “Negative List” Model for Admis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Shanghai) Free Trade Zone [J].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cus,2013(06):25-26
- [11] Pei Changhong, Zheng Wen. Country Specific Advantages: Addi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J].Economic Research Journal,2011(11):10
- [12] Xu Ruihua, Du Debin. Location Research of Shanghai Foreign R&D Center [J].Economic Geography,2004(05):5
- [13] Che Pizhao. “Market Access”, “Market Out” and Trade Rights [J].Journal of Tsing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2004(04):8
- [14] Ge Shunqi, Zhan Xiaon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Control Model of Open and Access and Policy Selection [J].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2002(09):10-12
- [15] Pappas J. The future US-China BIT: Its likely look and effects. Hong Kong Law Review, 2012: 10-12
- [16] Thanadsillapakul L. Investment liberalization under FTA and some legal issues of international law. Korea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10:10-11
- [17] Singh, Prabhakar. Macbeth’s Three Witches: Capitalism, Common Good & International Law. Oregon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2:15-16